

書叢古籍衛安

○姚永樸 著 ○張仁壽 校註

舊聞隨筆



姚永朴著 张仁寿校注

旧闻随笔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劳 关
封面设计：方 放

旧闻随笔

姚永朴著 张仁寿校注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80,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01,000

ISBN7-80535-052-3/K·16

定价：2.70元

校注前记

《旧闻随笔》的作者姚永朴，字仲实，桐城世家。其上五世祖姚范为清代著名文学家，祖父姚莹系一代名宦，父姚浚昌以宦家子参曾国藩幕，保举至知县。作者生于咸丰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年），十六岁为诸生，十九岁赴金陵乡试，拜曾国藩门人张裕钊为师。以后授经各地，曾师事方宗诚、吴汝纶等乡前辈。三十四岁中举，然而两试礼部不利，遂绝意仕进，以讲学为生。光绪末年，清廷成立学部，诏举人才，被聘为学部咨议官，兼在京师法政学堂教习国文。

民国改元，严复为北京大学校长，作者与姊夫马其昶、乃弟姚永概，均以绍述桐城，主讲该校文科，并入清史馆与修清史。一九一八年，胡适自美国归，倡文学革命，作者与马其昶等遂离开北大，至皖系政客徐树铮之正志学校任教。明年，五四运动发生，遂有《旧闻随笔》四卷之草创。

一九二三年，作者南归，渡江到至德，为周学熙所创宏毅学会长教务，继承南京，往东南大学教授。一九二五年，北洋政权筹设安徽大学，被聘为校长，一九二七年，北伐军

至，改聘为教授，以后即在该校讲经，与四川李大防并称博学。

一九三五年秋，作者谢病归里。一九三八年，挈家避日冠于广西。一九三九年，卒于桂林，年七十九。生平著述计有《蛻私轩集》等三十种，大都讲经论文，间有赠序、墓志等应酬之作，写人叙事，唯《旧闻随笔》。

《旧闻随笔》的内容，如作者自序所云，是记明清两代名人的嘉言懿行，而不为世习见者，目的则为了在这「邦基之机陞」时，「诏我后生」，「有裨世教」。因此，虽曰「随笔」，实有用心，虽曰「放失」旧闻，而实际有已载于史册，或见于前人笔记，经作者提要钩玄，意义遂见。但作者毕竟是桐城派晚期的文学大家，为文时颇注意于材料的拣选，结构的变化和语言的推敲，务使一些难言之情，难状之景，都寓于寻常话语之中，而无一字一句率易。如写杨遇春的威服，左宗棠的自负，刘长佑的崇尚道学，康熙帝的老谋深算等，用字贴切，取例典型，虽着墨不多而神气自现，真正做到了平中见奇，淡中有味。较之同邑马其昶的纪传体《桐城耆旧传》，浙人吴振械的笔记《养吉斋丛录》，虽详慎不如，而生动远远过之，不愧为桐城派散文中的佳作。

本书除了其文学价值外，更有它的史学价值。如清代养廉金的由来，明史的成书经

过，淮北盐务改引为票的起因，满汉举子同榜应试的始末等，一经作者爬梳，著为专条专段，便使人一目了然，顿开茅塞。此外，还有一些历史现象，如清代理学的继承关系，清代吏治日趋腐败情形，虽未著为专文，但由于在各篇中一再陈述，读者不难从中窥其发展变化，从而获得较为完善的了解。至于其所标榜人物，作者虽多溢美之词，但在展开多方面叙述时，却也违反作者本意，暴露了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读者不难思而得之。这便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本书的版本计有三种。一、初订本四卷，约七万字，二十开油光纸铅印，错字甚多，甚至遗漏了一条目录。该本前三卷计有一百四十二个人物专条，卷四不分条，分乡先辈遗事、先世遗事、先世遗书、外家遗事四部分。出版日期大概是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周馥死后，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作者南归之前。二、重订《学风》本，据安庆图书馆蒋元卿先生说，系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安徽省立图书馆据作者重订手稿，分四期发表于该馆《学风》杂志的合订本。三、重订大字本，系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作者辞去安大教职时，自费用宣纸大字铅印，卷首有作者安大同事李大防的题款，内容则与《学风》版全同。较之初订本，重订本前三卷计删去四十个人物专条，只卷三增加李大防祖父

《李宗義尚書》一條。所保留的諸條中，亦有刪去數段者，如《曾文正公》條刪去五段，《劉武慎公》條刪去兩段，唯《喬茂萱部丞》條增加「嘗謂李范之（大防）曰：……」一段文字。卷四不分條，刪去「先世遺書」等二十余段。

以上三種版本，雖出版日期有先後，內容有繁簡，但序文仍舊，最後都曰「己未春三月桐城姚永朴識」。按，己未即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便爆發于這一年的旧历四月初五。作者的落款本欲表明成書于運動之前，非與運動對抗，然而却欲蓋彌彰了。

以內容而論，重訂本將初版中事屬平常的條段，以及與人物本事無關的應制詩、說理詩等悉加精簡，但同時也刪去不少很有史料價值的珍聞，如曾國藩不禁秦淮妓女，曹振鏞為主考時私扣俞正燮墨卷，劉長佑于內廷毫無饋贈竟被撤職等，甚至連明末諸遺老事，如張英之兄死不進城，錢田間應南明桂王科舉等，亦一并不錄。這大概因考慮到有損于主圣臣賢之故。此次整理，對於這一類被刪去的條段，擇其精者，按原編次序補入，使本書所記人事，更見生動真實。

本書的校注以民國二十五年重訂大字本為底本，並對照初版本。因大字本印刷較精，校對仔細，書末并附《勘誤》，為前兩本所無。至于重訂《學風》本，因與大字本用同一

手稿排印，仅作参考之用。

底本因误排而致文理不通，错误明显者，即随手予以订正，亦不加以说明。如「中丞」之误为「中承」，「愤事」之误为「愤事」，「韩侂胄」之误为「韩偁胄」。底本中如遇文字不甚工整，可能有漏误者，则据别本加以订正，并于文后加以说明。如底本「莫瘦秋霜」，初订本为「莫瘦于秋霜」，则从初本，增「于」字。

属于各本中共同的错误，或由于历来校对的疏忽，或由于作者本人的笔误与错记，则根据有关书籍，加以订正。如李鸿章奉命剿捻为同治五年，各本均作三年，据清史改。张桓臣为张英第五子，各本均作「六」，据《张氏宗谱》改。「聚米量沙」各本作「聚米画沙」，据《南史·檀道济传》改。有些可疑之处，难以断定，也非一二字所能更正，仅提出问题于正文之后，以俟专家。如崇祯所杀巡抚中是否有河南巡抚陈某，徽州紫阳书院建于咸丰年间，死于乾隆四十六年的朱筠能否为汪烜立主该院等。

本书的注释，原则上只注罕见词语，如「窝价」、「羨余」、「高从云案等」。但某些词语属于典故故事，易使人望文生义，产生误会者，亦加以解释。如「爰书」是古时记录囚犯口供的文书，并非「于是书写」。又如「南洋大臣」是管理与各国通商及江苏以南沿海与长江防务的大臣，向由两江总督兼任，并非两江总督。

此外还有一些补充性的注释，都因与正文内容有关，经过注释，俾读者知其前因后果。如《多忠勇公》条，正文写他临战必加冠于首，说「全仗朝廷威灵」，文后因注：「同治三年，多隆阿镇压陕回，被农民军蓝朝柱击毙。」又如《张杨园先生》条，文中提到与他有关者五人，只注雷铎一人。因雷与张履祥（杨园）同属程朱学派，是第一个给张立碑的人，所题「理学真儒」四字，即有攻击陆王学派之意。其余四人关系不大，并已有交代，均不加注。

书中地名现已易名者，加注今名，如「棘阳」下注：「即今河南新野县」。地名仍旧者则不注。

原书中的异体字、繁体字统改用规范简化字。补入的初版本中被删去的条、段，均用星号★为标记，冠于每条题目之首者为补入一个专条，冠于每段之首者为补入一段。因限于水平，本书的校注工作，难免有许多不当之处，希望广大读者赐予指正。

张仁寿于安庆师范学院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旧闻随笔序目

昔范蔚宗谓司马氏文直而事核，班氏文赡而事详。夫曰「直与核」，词固无取于繁，即所谓「赡与详」者，亦必略于细故，乃能著其大端，盖史体然也。若夫传记之所记载，多得之放失之余，事不必宏，人无求备，苟可资乎观感，夫何惜于网罗，此《伊洛渊源录》、《名臣言行录》诸书所以有裨世教也。然使情钟儿女，佻达为心，词托鬼狐，虚诞弗恤，甚且以恩怨故而淆乱是非，好则谀之，憎则诋之，损德招尤，莫此为甚，虽见悦于小人，终受嗤于君子矣。

永朴少侍先大夫宦辙于江右、于湖北，过庭之际，必语以先正遗规。其后游吴、粤、燕、齐间，所至辙交贤豪长者，客窗剪烛，采获尤多，岁月侵寻，倏焉老大。值邦基之机隍，悼坦道之榛芜，我瞻四方，能无忧惧？诗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倘前徽无述，奚以诏我后生哉！爰取曩所记者汇抄之，厘为四卷，名曰《旧闻随笔》云。己未春三月，桐城姚永朴识。

卷一

二

- 薛文清公(一) 王文成公(一) 海忠介公(三) 张文忠公(三) 刘忠介公(四)
黄忠端公(五) 王船山先生(七) 陆桴亭先生(八) 李二曲先生(九) 顾亭林先生(十)
傅青主先生(十二) 张杨园先生(十三) 魏叔子先生(十四) 王文靖公(十五)
万季野先生(十六) 梅定九先生(十八) 施愚山先生(十九) 魏文毅公(二十一)
(二十一) 冯文毅公(二十三) 熊文端公(二十四) 李文贞公(二十五) 吕晚村先生(二十九)
公(三〇) 陈文贞公(三十一) 王文简公(三三) 汤文正公(三四) 于清端公(三六) 陈恪勤公(三八)
陆清献公(三九) 张清恪公(四二) 徐文定公(四四) 朱文端公(四六) 阎百诗先生(四八)
江慎修先生(四九) 汪双池先生(五〇) 鄂文端公(五〇) 杨文定公(五一)
孙文定公(五四) 李穆堂侍郎(五五) 陈文恭公(五七) 傅文忠公(五九) 舒文襄公(六一)
尹文端公(六一) 刘文正公(六二) 阿文成公(六四) 黄仲则先生(六八)

卷二

- 松文清公(六九) 钱南园通副(七〇) 董文恭公(七一) 王文端公(七二) 朱文正公(七四)
刘文清公(七六) 翁覃溪学士(七七) 纪文达公(七八) 阮文达公(八〇) 程春海侍

郎(八五) 戴文端公(八五) 額忠毅公(八七) 杨忠武公(八八) 杨勤勇公(八九) 罗壮

勇公(九〇) 孙渊如先生(九一) 段茂堂先生(九二) 王怀祖先生(九二) 张皋文先生(九三)

曹文正公(九四) 俞理初先生(九五) 汪文端公(九六) 董文恪公(九七) 赵文恪公(九七)

陶文毅公(九八) 林文忠公(一〇〇) 汤文端公(一〇三) 王文恪公(一〇三) 邓澥筠制军

(一〇四) 俞德泉都转(一〇五) 李申耆先生(一〇七) 李风冈先生(一〇八) 魏默深先生

(二〇九) 梅伯言先生(一〇九) 何子贞先生(一一〇) 邵位西先生(一一二) 文文端公

(一一三) 倭文端公(一一四) 吴竹如侍郎(一一六) 李文清公(一一九) 宝文靖公(一二〇)

卷三

江忠烈公(一二二) 胡文忠公(一二四) 曾文正公(一二七) 曾忠襄公(一三四) 罗忠节公

(一二五) 骆文忠公(一三六) 左文襄公(一三七) 刘襄勤公(一四〇) 沈文肃公(一四一)

刘武慎公(一四三) 岑襄勤公(一四五) 彭刚直公(一四六) 李文忠公(一四七) 多忠勇公

(一五一) 刘壮肃公(一五二) 吴清惠公(一五三) 李雨亭尚书(一五三) 刘忠诚公(一五五)

郑子尹先生(一五六) 莫子偲先生(一五七) 万清轩先生(一五八) 汪梅村先生(一五八)

李小湖先生(一五九) 刘融斋先生(一六〇) 朱子黼先生(一六一) 张廉卿先生(一六一)

张文襄公(一六二) 张劭予侍郎(一六三) 周懋慎公(一六五) 乔茂萱部丞(一六六) 郑东

甫比部（一六七）

卷四

乡先辈遗事

- 方断事（一六九） 齐廉访（一七〇） 何省斋兵部（一七〇） 桐城沿革及始建砖城（一七二）
方公与何公（一七一） 张大参（一七二） 左忠毅公（一七二） 吴司马（一七五） 叶文庄公
（一七五） 何文端公（一七五） 孙节愍公（一七六） 方明善先生（一七六） 方密之先生
（一七七） 钱田间先生（一七九） 明末吾邑高蹈之士（一八一） 潘木崖先生（一八二） 张文
端公（一八二） 张文和公（一八四） 张宝臣公兄弟（一八五） 张逸园先生（一八七） 方望溪
侍郎（一八七） 戴南山先生（一八九） 方恪敏公父子（一九〇） 方氏工诗者（一九二） 刘海
峰先生（一九二） 叶花南庶子（一九三） 邓石如先生（一九三） 汪稼门制军（一九四） 马相
如先生（一九五） 马仪颢先生一家（一九五） 马树章兄弟（一九六） 吴麋枚兄弟（一九六）
刘孟涂先生（一九六） 李海帆先生（一九七） 方植之先生（一九七） 戴存庄先生（一九八）
方存之先生（一九九） 吴攀甫先生（二〇〇） 吾邑武功（二〇〇）

先世遺事

先五世祖參政公(二〇一)

先八世祖感懷詩(二〇二)

先似葵公父子(二〇三)

先十二世

端恪公(二〇三)

先羅田公与朝邑公(二〇五)

先編修公(二〇六)

惜抱公(二〇七)

中丞

公(二〇九)吾家詩學(二一〇)

豆山公(二一〇)

先高祖与先曾祖(二一一)

先大父(二一二)

先考竹山公(二一六)

先世太夫人(二一七)

吾家先宅(二一九)

先世楹聯(二二一)

吾家喜庆及祭事(二二三)

先世遺書(二二三)

外家遺事(二二五)

附例略

一、是編所錄，以明清兩朝為限。

一、是編主于先輩懿行，間亦附載嘉言，但為世所習見者不錄。

一、是編唯載聞見所及，苟無所聞見，則从闕如之例。

一、是編于所載人名唯首一見，其有專條者，則注于本條，虽前引及之，亦不重出。

旧闻随笔卷一

薛文清公

河津薛文清公(瑄)，晚年以礼部侍郎入阁，会于忠肅公(谦)以冤死，公争之不得，辞职归^①。石亨素敬公，谓曰：「如必不肯留，我为请敕书，即家塾训子弟，资以为养。」公曰：「昔许鲁斋去^②，元世祖赐敕书，鲁斋悬梁上不以示人，及卒，发现乃知之。我若资此为养，曷若不辞官之为愈乎？」亨叹息而去。

〔注〕

①明英宗亲征也先被俘，于谦拥立英宗弟昺，是为景帝。明年，英宗被释回京。又八年，石亨乘景帝病，迎英宗复位，遂杀于谦。薛瑄本于英宗复位初入阁，因是致仕。

②许衡，宋、元之际理学家，元世祖时，官集贤大学士，学者称鲁斋先生。

王文成公

余姚王文成公(守仁)童子时，父海日翁(华)携至京师，诸贵人见之，谓宜以第一流自

待。公问：「何为第一流？」诸贵人皆曰：「射策甲科为显官。」公莞尔笑曰：「恐第一流当为圣贤。」诸贵人乃皆大惭。此事见吾邑刘海峰先生（大槐）集。今考公年谱，盖与塾师问答语。虽所述微异，然是时公十一岁，海日翁实官京师，海峰或当有本耳。

正德十六年冬①，诏封公新建伯，且遣使存问海日翁，适翁诞辰，公捧觞为寿，翁蹙然曰：「宁藩之变，皆以汝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为难平而竟平，浚构朋兴凡二年，岌岌不免②。今幸圣明垂鉴，滥冒封爵，父子复相见于一堂，兹非其幸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幸，又以为惧也。」公跪受教，闻者莫不叹服焉。

〔注〕

①汉代取士，以政事经义等设问，分甲乙科写在简策上，让应试者对答，谓之射策。明清两代称进士为甲科，射策甲科，便是参加会试。

②正德十六年，世宗嗣位，十一月袁平宸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距正德十四年七月平宸濠时已两年。

③王守仁为南赣巡抚，初上宸濠反书，并请黜内奸，诸佞臣皆恨。及宸濠俘，益惧，因竟言守仁先与宸濠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幸以让功与皇帝及近侍得免。

海忠介公

琼山海忠介公(瑞)尝言：「吾人一身备万物之理，当以万物一体为己任。」又言「今之医国者只一味甘草，处世者只两字『乡愿』」①，正道何由而复？」

〔注〕

①「乡愿」源出《论语·阳货》，指外博谨厚之名，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

张文忠公

江陵张文忠公(居正)尝言：「吾神游九塞，一日再三。」又与李太仆书云②：「明兴二百余年，人乐因循，事趋苦窳，此所谓怠则张而相之之时也。况仆以草茅孤介，拥十龄幼主，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国威未振，人有侮心，若不淬励，后虽欲匡扶，不可得矣。」观此则公之久握大权，良非得已，迨死后继之者一反所为，而明业日衰，故后人挽以诗，中有句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③。

沐英裔袭公爵者④与公素不相知，屡贻书，且有重礼，公屡峻却之，并其书不拆视，而与云南巡抚书，略曰：「世臣之道，但能守法，自可长保禄位，何用广行贿赂！况今朝